

朱子詩義補正

朱子詩義補正卷之五

方望溪先生著

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

小雅

彤弓之什

彤弓

右與侑同義醕與酬同義古書音同者字多通用有功而錫以弓矢與燕食之有侑幣酬幣義同二章

六月

吉甫成功、王燕勞之、而周邦咸喜、旣多受祉、卽
召虎所謂永錫爾祉也。江漢美南征之功、公事
也。故脩詳典禮。此詩因吉甫飲御諸友而作私
事也。故前本其出師之律。後著其思賢之切。而
飲至策勲則畧焉。言之體也。出師不過千里、役
不逾時、而曰我行永久。蓋良臣居輔弼之地、無
日不思與賢士大夫相見。集思廣益以張治教。
故公家宴賜方畢、卽汲汲於朋友之聚會也。
黃琬曰、文武二字、一時一事離不得、三代合之、

是以無往不宜、後世分之、是以無往不敝、

五章

采芑

六月專美吉甫之功、而此詩則歸功於方叔、何也、周官之法、大司馬不爲六軍之將、而巡陳、祇事以行賞罰、蓋征伐獫狁、方叔主兵、而吉甫監臨諸將、六月爲吉甫而作、故獨舉督師之重臣、而采芑則不沒其實、二詩蓋同時而作、其辭事互相備也、

李鍾儔曰、二詩所陳軍容之整、將帥之能、王靈

之赫狄蠻之服。至於臨陣合戰。克敵制勝之謀。無一及焉。大雅江漢常武二篇亦然。乃立言之體。要以見天子之師。有征而無戰也。

首章言軍容之盛壯。次章言主將之威儀。三章言行師之節制。末章美其成功。而原其老謀。著其夙望。言之序也。

賦也。軍行采芑而食。乃直賦其事。○將發而簡車徒。主將與大司徒共涖之。車必盡陳。干必盡試。然後可簡其精銳以共車三千者。所陳之車。

數也。其率之以行者，不過六軍之數而已。故再言率止以明之。○李光地曰：王于出征，以王命而出征也。首章

在師而服命服，鳴佩玉，卽此見元老壯猷從容整暇之意。次章

車攻

宣王中興，詩人不舉其內政之修以示後，而六月采芑車攻吉日，皆言征伐田獵之事。大雅江漢常武城齊營申，亦皆外事，何也？未有內政不

修而外威能振者古之將帥卿士也卒伍農夫也觀車馬之殷盛則井甸之蕃實可知矣觀軍帥之謀武則宅俊之得人可知矣觀衆志之向方則政教之素洽可知矣觀庶邦之時會則德威之遠孚可知矣蓋繼體守文之君所患者因循弛縱不能建威銷萌使萬事墮壞於冥冥之中故周公訓成王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召公戒康王則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詩人之意亦猶是耳

會諸侯於東都中興之大政也。而此詩惟詳於田事而畧於會同。何也。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舉會同則知爲發禁施政。而其事不可毛舉也。宣王時南蠻北狄淮徐姜戎皆不靖。其會諸侯多因定征討之謀而不可預言。故但言其車徒之盛射御之善行陣之肅。蓋將嚴以明士順以武。卽方行天下罔有不服之根本也。

首章車攻馬同。蓋未事之先。數軍實而知之。官

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凡四時之田鄉師前期出田法于州里次章則戎行旣駕而見其好且阜也○

曰甫草者其地旣萊也

周官大司馬職虞人萊所田之野

次章

游環脅驅所以禁驂馬外出內入蓋驂馬偏倚則服馬爲所牽制而車行不調故兩驂不倚乃爲御之善也

六章

李鍾儔曰治軍而至於有聞無聲則桓文之節制不足以當之宣王時爲六軍之帥者必山甫吉甫方叔召虎程伯休父之倫也仁知威信素

孚於列校。慈和禮讓。周浹於衆心。故能致此。其
曰之子。謂軍帥也。曰君子者。乃宣王也。整軍經
武。率成周之舊典。求賢宅俊。類文武之灼知。豈
非繼世之君。德業之大成者乎。末章

鴻鴈

之子。指有司奉命巡視者而言。蓋曰之子。征行
而勛勞於野者。乃布惠澤以及矜人而哀此鰥
寡也。之子于垣。率民以築而巡其功也。如春秋
傳所載華元爲植。蓋築者雖民而必有有司以

主其事

前二章亦可作比蓋飛而肅肅猶之子之于征也集于中澤猶之子之于垣也

庭燎

晰晰晨光漸通而庭燎之明爲之小也

次章

汙水

昏亂之世在位者非泄泄而怠則譏譏而驕以致民困於下訛言朋興則亂本成矣故首章言兄弟邦人莫肯念亂而末章言我友敬矣譏言

其興蓋不敬卽所以致亂而能敬卽所以念亂也。次章所謂不蹟在上則莫肯念亂之人。在下則訛言之人也。

祈父之什

祈父

周官大軍旅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小司徒帥其衆庶鄉師戮犯命者州長黨正身在行間遂政畧同公邑都家之衆特調徵以從鄉遂備六軍之數耳但用以征伐而不從戍守故以轉予于恤爲怨必征行者復用以戍守也以采薇及春秋傳列國相戍揆之所用必同州隣近之國方伯主之

白駒

歆之以爵位。誘之以逸樂。非所以留賢也。賢者必居下位。而道不得伸。乃思潔身遠去。故以大義責之。曰爾公爾侯。居上位者。皆昏冥于逸豫。而無改悟之期。爾復欲潔身以去。優游自適。則國將何託哉。慎勿果於思遁也。

三章

其人如玉。言其自愛重。而不肯汙累于晦世也。

末章

或曰賢者去國。就別其邱園之友。其友留之。不

克而賦此

我行其野

言我以舊姻故相依而爾不我畜是不思舊姻而惟求爾之新特矣。因嘆富者誠不足恃必氣誼有異于衆而後可依耳。末章

斯于

新宮始成頌禱之辭首舉兄弟之式好而無尤其後王室禍亂凡五作皆由兄弟以後嗣王不能以躬化又不能以禮防也詩人言近而指遠

如此。首章

李光地謂卑者之居東房西室房戶在東室戶亦偏東西南無戶尊者有東西兩房則西南有戶蓋據儀禮注疏士大夫無西房而言但聘禮還玉賓負右房而立記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則士大夫皆有西房注疏未可據也豈天子之居宜正南鄉茲因山與干之面勢偏向西南故因戶以表方位與。二章

周室盛時王宮周垣猶以土築三代聖王之遺

風尚未變也

三章

無羊

前牛羊並舉此獨言羊以牛大牲各有僕牽傍也大牲中不言馬以別有校人掌之

三章

節南山

首章言師尹民所瞻仰次章始言師尹之不平首章憂國運之卒斬次章始言天怒民怨蓋民所瞻仰者不可以不平而天怒民怨之不懲則國運所以卒斬之故也三章言莫大之任而當

之者乃如此之人豈昊天不弔遂欲空我師耶
四章五章言師尹所以致天怒召民怨者以不
親其職而委政于姻亞之小人倘其心一平其
事能止尙可易危爲安不可執迷而不悟也六
章言尹氏弗躬弗親而王又不能屈尹氏不平
其心而王又不能夷是天心終不弔所以亂與
日生而民卒不寧耳七章八章言我心憂亂常
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小人方茂其惡以傷
善類固其黨以自夷憚所以憂心如惓正爲此

耳。次章言師尹不平。九章則言昊天不平。蓋小人播惡。天實爲之也。六章言俾民不寧。九章則言我王不寧。蓋庶民駭政。則君子不安位也。然如師尹不懲其心。而反與正類爲仇。何哉。末章言致亂者師尹。而與師尹同心者王也。究禍敗所從生。師尹之誦。皆王之誦。師尹旣不能懲。則惟望王心之訛。或能去僉壬。改紀其政。以畜萬邦。則民心順。而天怒亦庶幾可回焉耳。

不敢戲談。將發國旣卒斬之戒。恐其聽之藐藐。

也。良臣不避身家之患。以逆主心。忤權倖。所憂者國之斬耳。小人則明知國之斬。而惟知便其身家。厚其瑣瑣之姻亞。安能監。安能懲哉。然終望其監懲者。同官之義也。○或據國旣卒斬。以此詩作於平王之世。然其情詞危迫。似預憂驪山之禍。所謂旣者。指厲王前事之監耳。首章

南山高大。草木之實。尙足以利民。師尹乃不平其心。致薦瘞喪亂。以空我師。謂之何哉。次章

李鍾僑曰。小人患得之始。未有不躬親庶事。以

攬政柄者。君旣信用。則廣布私黨。姻亞以爲腹
心。耳目。爪牙。一切弗躬。弗親。然後可偷自逸。樂
極情縱欲。千古小人之情態。皆於此詩具之。○
古之官人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尹氏于其
姻亞。未嘗問而辨其賢愚。未嘗當官而有功狀。
豈可以欺罔君子哉。○小人不憂國之斬。未嘗
不慮身之殆。然不平其心。而偏任小人。以罔其
君。未有不殆國事。而終以自殆者。故以是警之。

四章

此章君子亦謂王也。尹氏與群小朋比。以罔君子。所冀者惟王心之一悟耳。尹氏弗躬弗親。使王能親政而究所底。則民心爲之闕矣。尹氏不平其心。使王能平心而察其奸。則衆怒可以違矣。而王終不寤。是以作誦以究王誦也。五章

相爾矛者。怒君子而有戎心也。旣夷旣懌者。逞志於君子。則與其黨益歡洽也。秉國均者。醜正惡直。群小必助爲爪牙。旣得所欲。則優之以官爵。裕之以貨財。同惡相求。如酬酢焉。舊說皆未

得其義。八章

不仁之人，使在高位，而播惡於衆，小人之朋，並據要津，以傷善類，人事之不平極矣。無所歸咎，則以爲天實爲之耳。九章

任非其人，則國將卒斬，苟動其心，則萬邦可畜。首尾綰結，中間脈絡，皆會于此。末章

正月

首章至四章，言天變於上，民怨於下，將有易姓之禍，蓋天心甚愛斯民，不忍聽其久于危殆，定

理可憑也。五章六章言事勢至此，惟冀君大夫自懲其心，而乃具曰：予聖明於義理者，至於局天蹐地，號懼陳言，而小人方肆爲虺蜴，安望天之悔禍哉？七章至十章言我生斯時，進退維谷，旣不能自輸其力，而虐政方深，滅亡之禍可立而待，及其顛覆而後求助，不若保於未危，而如其不以爲意何也？十一章至末章言禍亂之興，昭然可觀，而小人方晏然樂憂，各固其黨，各營其私，一旦大命旣至，彼封殖以害民者，無論矣。

而惇獨亦將與焉。天心其謂之何哉。卽雨無正舍彼有罪。旣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之意也。

政事縱弛則天應之以常燠。嚴急則應之以常寒。故周亡無寒日。秦亡無燠年。曰民今方殆。曰胡爲虺蜴。曰胡爲厲矣。則政事嚴急可知。故當正月而不繁霜之應也。○民困於虐政則因災異之降而倡爲浮言以動衆。故曰亦孔之將言可畏也。下章所謂莠言亦爾。蓋政暴則民危。民

危則反不思其上，故敢爲惡言而不可禁耳。首章
此章宜作賦而比。三章

民已危殆，而虐民者方肆於上，似天心亦夢夢然，乃天心豈終無定者？有皇上帝，伊誰云憎？終不使肆於民上，以棄天地之性也。四章

此章似宜作比，蓋謂山爲卑，而其實爲岡陵之崇，猶謂民爲愚賤，而訛言朋興，實足以基亂而可畏也。因有繁霜之異，而訛言朋興，故召故老，訊占夢，然亂世之君臣，皆自以爲聖，誰敢竭誠

無隱而顯明臧否哉○具曰予聖、謂其對故老、
及占夢之人、俱先自以爲聖也、旣自聖、則誰敢
自謂吾知此事之是非、此人之善否者乎、五章
雖昏亂之世、未嘗不收羅君子、以從衆望、然實
執其手足、使不得展布、無由得其力、所謂善人
載尸也、七章

幽王之昏迷、褒姒之讒慝、師尹皇父之貪橫、龍
僚妖徵、壓弧誣驗、諸侯離心、申駱相結、亂亡之
形已顯見矣、故知褒姒必滅宗周、燎之方揚、喻

群邪項領、艷妻方嬭之勢、不可遏也。東遷以後、王室微弱、平桓諸君、未聞大爲威虐、其臣亦未聞專恣貪暴若此者。此四篇並作於幽王之世、無疑也。群儒多以褒姒滅之爲疑。朱子獨謂時宗周未滅、而知其必滅、知言哉。八章

民生狹隘、已無可樂、其思亂之情、雖若隱伏、而循數推理、亦甚昭然可見。柰何復爲虐不悛、以迫之使動乎。十一章

春秋傳引此詩曰：晉不隣矣。其誰云之。小人黷。

貨無厭以私厚其姻黨其姻黨必盛有所稱述也。
十二章

小人之虐以濟其貪也。此有屋有穀者卽爲虺爲蜴者也。小人之封殖如此則民之無祿可知。是天降禍亂而桷喪之也。富人卽謂小人之有屋有粟者。火災昆岡玉石俱焚。彼厚自封殖以病民者。使罹此禍可也。而惇獨亦將與焉。可不謂大哀乎。卽三章民之無辜并其臣僕之意也。孟子所引乃斷章取義。
末章

十月之交

首章至四章言天變之作由國無令政所任非人乃災異迭出而君心不懲內寵群奸安肆自若也五章六章專言皇父貪暴若曰觀皇父一人而艷妻之煽卿士師師非度皆可知矣七章八章言已無罪被讒已之里獨蒙其禍則迫于身而不覺言之痛疾也

不用其良所以無政也而惟其無政是以不用其良先王求賢如渴欲修明其政也若無政則

必僉險庸劣。乃能相從於昏。而曲逢其欲。良士居其間。則必鯁焉。安能用之。

次章

王朝者。四方之儀則。觀皇父以下。無一善類。則四國之不用其良。蓋則而象之。○備言群小竊位。而終以艷妻煽處。自古小人。未有不依女寵。以爲讒慝者。好權之臣。必貪利。而因以利惑其君。故去讒賤貨。遠色。有一不能自克。則賢者必不能安。

四章

時西周未改。而皇父作私邑於東都。必見內寵

奪嫡申駱重婚而早營窟穴也故轉目爲孔聖

所以發其陰謀不忠之惡

以上約李鍾儔語

雨無正所

云正大六離居正謂此耳其曰不憖遺一老俾

守我王則驪山之禍已在詩人目中矣皇父貪

愚擇多藏者以自隨不足怪也而所引用六官

之長及侍御左右皆番與家伯仲允聚子齔耦

之流不留一老成忠直之臣于闕廷一朝變作

行見王之獨立于庭故不覺其言之深痛耳

六章

李鍾儔曰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在責人與反已

而已。皇父徹人之牆屋，荒人之田畝，而自謂禮之當然，責人無已也。詩人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終則歸之天命，而不敢自逸，反已之盡也。○傭徹俱訓均，傭工者役必均，徹田者分必均也。末章

雨無正

當時外而諸侯內而正大夫皆不肯正言以瘁其躬而忌離居以遠于禍。在位者勇退，既出者不反。惟瞽御近臣無所逃隱，故不禁幽憂痛疾，垂涕泣而道之。

謂此詩作于東遷以後者、皆據周宗既滅爲斷、然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文侯修捍于外、武公勤職于內、心姓從王、未有二心、他年曲沃篡弑王、且命虢公致討、則雖微弱而上下齊和、與此詩所云、絕不相類、蓋幽王之末、群臣列辟皆知王室之將傾、欲自遠以免禍、故呼嗟而正告之曰、若周宗既滅、則凡爲臣子、皆靡所止戾矣、雖欲遠跡以自全、豈可得乎、覆出爲惡、謂王及皇父番耦之徒也、中外離心、庶幾懼而改圖、而覆出

爲惡欲周宗之不滅得乎

次章

呼昊天不敢斥言王也。此章前後之樞紐。天之降喪民之淪胥。中外離心。小人播惡。皆由王之不信法言耳。戎成饑成。辟言不信之明效也。辟言不信。則巧言爭入矣。正言者躬瘁。巧言者處休。此凡百君子所以莫肯用訊也。○法度之言。乃義理所歸宿。如行者之有程也。辟言不信。則冥行而不知其所底。然爲人臣子者。以君心之回僻而不自敬其身可乎。凡離居以自逸。聽言

而莫訊者。皆忘人臣之義。而不自敬其身者也。雖不畏人言。獨不畏天命乎。六章怨及朋友。示人言之可畏也。首章降喪疾威。示天命之可畏也。三章

戎已成而亂勢不退。饑已成而民生不遂。已獨憂病。而群臣無以是告王者。王何由悛哉。聽言則答。聽王之言。則漫應之。唯唯諾諾。而無所可否也。四章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則皇父作向以後。自王都

而遷于外者必非一人故詰之而以王都無室
可居爲辭乃責之曰爾昔之出居固有從而作
室者何以不作于王都而與王相守也○憂思
泣血所以慮其室家者言之無不痛切而獨不
念周宗之滅自敬其身畏天之命者豈如是乎
末章

小旻之什

小旻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是天奪王之鑒也、而但言
天降疾威、雖陳痛哭流涕之辭、不失爲尊者諱
之義、古人立言之則也、首章

滄滄、小人相比、之狀、訛訛、專以君子爲詭病、○
始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以爲偶然耳、猶望其
或止、故曰、何日斯沮、繼則凡臧者皆是違、凡不
臧者皆是依、則無望其沮矣、故嘆其伊于胡底

也。次章

是非顛倒、棄善從邪、是以盈庭碌碌、漫爲依違、無定之言、以避咎、先民之程、大猷之經、無敢昌言、而上所聞皆偷苟之計、下所爭惟鄙賤之謀也。次章至四章

問道當于已經與未嘗行邁者謀、所以不得于道也。三章

言國是雖無定、而人未嘗無通明者、人之成德者雖少、而資材可造者衆、但上之人棄善而用

不善恐善者亦從而靡將如泉流之淪胥以敗

耳五章

人但知不敢暴虎而不知謀之回遄招殃致凶
猶暴虎也人但知不敢馮河而不知謀之回遄
陷滯莫濟猶馮河也此知之者所以如在冰淵
也○或曰善謀不用則君子之黨必有憤激而
欲與小人爭勝者然君方用其謀而依其人徒
使善類並罹其禍特暴虎馮河之勇耳故于人
則以淪胥爲憂而在己則履冰之懼也末章

小弁

內寵間后、嬖子奪嫡、敗亡之禍、恒必由之、故念周道之將爲茂草、而愁憂如擣也。次章

言無人所瞻者非父、無人所依者非母、而我獨見棄、豈不屬于毛、不離于裏乎。三章

鹿奔雉雊、興母之見黜也、木本旣壞、枝亦病而銷亡、喻母黜而已、因見逐也、寧莫之知、非謂人不知也、言我之憂病如此、王寧莫之知乎、故六章言君子秉心之忍、而七章推原其故、由于信

讒而不舒究也。五章

宋平公信伊戾之讒殺其世子痤。叔孫信豎牛之讒殺其子孟丙仲壬。後非不悔也。使事端初見稍舒緩之。而究其情則讒人之罪狀可得矣。豈至陷于大過哉。七章

巧言

信讒爲奸禍。則見讒而怒。卽君子之作福也。次章秩秩大猷。惟聖人乃能定之。豈可與宵小讒人決國家之大計哉。雖人藏其心。然未始不可忖

度而得之如兔雖狡遇犬則獲見讒言之人王當究察而不宜遽信也

四章

樹木當樹良材胡讒人如盜而君子乃聽之也往來行言卽讒人緝緝翩翩而進于王者碩言巧言詩人一一皆心數之也蓋讒人之傷善必自矢爲忠貞巧附于義理故蛇蛇之碩言出于口而無慚巧言如簧人皆見其肺肝而彼之顏則厚也○李光地曰荏苒柔木以興善柔便佞之小人君子聽信其言是樹之也

五章

讒謀既大且多，始雖病君，亂國使無辜受殃，終當害于而家，凶于而身。爾居之，徒衆幾何？豈足以敵衆怒哉？蓋讒人盜心，又厚顏而不知耻，惟懼之以禍，庶幾畏而改圖耳。

末章

何人斯

二人從行，言已與暴公比肩共事也。誰爲此禍，言隙不自已開也。

次章

逝陳則入門矣，聞聲則通問矣，而不見其身，何也？蓋通問而不請見，以急行爲解。

三章

詩義補正

卷之五

小異

三

巷伯

楊園之道加于畝丘非理之所有似以興世亂
讒勝小戢之人將漸加于大人也所譖微者則
其人必微

末章

谷風

惠風和暢草木皆自得于崇山通谷之中然必
無一草不偶死一木不偶萎之理以比朋友之
交小怨不足以累大德也

末章

蓼莪

南山而言烈烈象居高者自爲尊嚴而民瘼無
由上達也發發而舉飄風象政令無常民不堪
命也然民生雖同此阨隘而有父母存者尙可
以盡啜菽飲水之歡故又嘆民莫不穀而已獨
罹此閔凶也四月篇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可與
此詩相證

末章

大東

七所以升牲體也簋殮雖滿而飯醕有數牲體
雖充而登俎有度以與職貢有常經也

首章

李鍾僑曰不獨奢侈之患而品服無章上下僭亂不獨服物之紊而官職冒濫下及隸圉所以
睠懷而出涕也

四章

周官九貢各以土之所有惟幣帛則無國無之
太公治齊冠帶衣履天下故東人困於徵求杼
柚其空而望天漢監照也

五章

天漢有光望其能監我之情也織女七襄望其
能助我以力也然孰意織女報章不成而牽牛
亦不可以服箱畢亦不可以罩簪乎雲漢不能

監而啟明長庚亦虛有其光乎其意蓋謂織文
菽粟百貨皆人力所成非天降地出神輸鬼運
也豈能恣取而不竭哉末章言箕舌之載翕斗
柄之西揭則絕望于天之降監矣

五章至末章

李光地曰啟明長庚先後於日畢星好雨蓋望
近君之臣以民病告王而降其膏澤也風以施
誥命斗以酌元氣今箕閉其舌則號令不聞斗
揭其柄則惟務灼取民無蘇息之望矣

六章末章

四月

據詩人所自言不過盡瘁而上不知遂謂先祖
匪人胡寧忍予非義所安其所憂蓋在禍亂已
成君國人民無所底麗故不禁言之悲憤而非
爲一身之故也夏徂秋至興治日之已往也日
烈風發象亂政之亟行也亂離瘼矣指窮民之
遭饑饉困于貪殘者而言也民莫不穀指小人
之黨有屋有穀者而言也王信用殘賊之人不
惟已受其害凡國之良材皆由是以廢斥而莫
知其罪故七章歎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也蓋君

心者萬化之本源。既混濁而不清。則日構禍亂。而曷云能穀乎政教者。天下之紀綱。既大敗于殘賊。則已雖盡瘁。而孰能我有乎。所以自恨不能如鳥之高翔。魚之潛伏也。然作歌以告哀。則猶與君之一悟耳。

栗可以實豆。籩梅可以調羹飲。喻有用子君國之良臣也。而小人惡非其類。故其廢也多。爲小人所殘賊。而莫知其過安在。詩人蓋爲小人所忌。而憂殘賊將及其身者。故曰先祖匪人。胡寧

忍予也

四章

視彼泉水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豈有日構禍本而能善終者乎其曰我者不敢斥言其上猶微子所謂我其發出狂也○泉之源本清有時而濁者泥沙汨其流也世之運常治而卒至于亂者殘賊構其禍也

五章

世亂讒勝惟卑官散人爲小人所不屑措意尙可免于殘賊故感梅栗之見復嘆天淵之莫遁而轉羨蕨薇杞桋尙可自得于山澤之間也

末章

北山之什

北山

偕偕士子旅力方剛、不宜以勞于王事、爲怨所以然者、有父母而不得養、且曰嘉我未老、則年已將及矣、而不已于行、是使父母憂思而無一日之安也、然所歎惟大夫之不均而無怨上之辭、所謂止乎禮義

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詩人自言獨肩勞役、必當國之大夫稱其賢、而數以艱辛之役屬

之也。唐宋柄臣排異已者，多稱其能出之于外，觀末章慘慘畏咎，則非真以爲賢而相倚任明矣。二章

無將大車

篇中似無行役勞苦之義，蓋賢者生亂世，見柄國者非人，以致奸賢不分，百事倒置，如塵離冥冥，旁觀者懷憂而莫救也。蓋雖思之而無道以開其蔽，弭其亂，憂危之形，耿耿于方寸間，以自病自累而已。

小明

時當衰亂賢者多遭譴怒陷罪罟中人以下必謂正直可以賈禍而依阿朋比以求苟免故戒其同官果能守道不移則民神鑒之必不至罹彼不祥此詩人之愛人以德也○共人必作者平生道術所宗分誼在師友間故念之而涕零如雨也君子則同僚中可與言者故戒以靖共爾位導以正直是與若共人則兩心鑒照天涯不隔我盡瘁於外彼盡瘁於內無庸復有戒勉

詩義補正

卷之五

夫

而心之憂苦戚之自詒彼此同之故睠睠懷顧至寢興爲之不寧也

穀善也用善與之謂降以吉祥善事也自憂陷于罪罟因戒僚友謹身以獲神祐詩人之忠厚也四章

鼓鐘

備言樂之不僭則非其地非其時非其事之義具見矣所以心竊傷之而允懷於淑人君子也
楚茨

李光地曰楚茨以下四篇乃籥章所謂豳雅也豳風雅頌所稱上不及天子下不係卿大夫其曰君曰公曰公子曰君婦皆有國者名號而信南山篇所謂曾孫田之我疆我理于天子及卿大夫之事尤不相似當爲諸侯之始辟土地者與大雅公劉豳之文正相應也○四篇皆祭祀之詩而編于雅何也其體製音節不可以入于頌也蓋至周公制禮作樂分六詩而後風雅頌之辨益明燕饗朝會祭祀所用不紊商頌五

篇那與列祖外體皆近雅。似其時雅頌皆可用。以祭祀。公劉興于夏之中。葉荒幽居。立宗廟。肇方社。祀田祖。各爲詩歌。以將祀事。子孫皆承用之。至周公制禮作樂。然後以甫田。大田。被之篇音。而用以方社。祈年。楚茨。信南山。則存爲雅詩。而不用之于宗廟。與二篇所言皆侯國祀事。不可奏于天子之廟。雅詩多不被于樂者。故可存。○先王望祀。不求其福。而四篇無一言言福。何也。周官大宗伯五禮。惟祭曰吉禮。國家無事。主人無喪疾。年豐物脩。及時享祀。卽莫

大之福。故楚茨首章特揭其義。而所謂神報以福者。不過身之壽考而已。稽之大雅周頌。惟成康以後之詩。始間有言降福者。若后稷大王王季文武之樂歌。則無一有焉。蓋必周公所考定。故言不過物如此。

管子言苗曰。莊莊乎其士也。卽翼翼之義。蓋如人之植立而竦敬也。○鄭箋介助也。首章

或肆或將。體解而進之也。郊特牲腥肆爛臠祭注。肆解剔也。○是皇言先祖皇皇然而降格也。

楚辭靈皇皇兮既降
蓋儼若見之之義

由是進爵薦俎神安饗之

似不必以神保爲尸少牢饋食禮祝饗于陰厭
在尸未入之前卽特牲禮祝饗于尸入之後亦
祝神之饗也勸尸曰侑不得稱饗○公劉始立
君宗執豕于牢未能毛而物之也至是絜爾牛
羊則養牲省視之職修矣酌之用匏不辨其爲
神與人也至是而俎豆畢陳獻酬交錯則尊彝
散角之用別矣百度興舉氣象日新此公劉匪
康之實事也○李光地曰君婦幽公夫人也笑

語者祖考之笑語也。

記云思其居處思其笑語

思祖考之笑

語而如或得之。則神之來格可知矣。

次章三章

永錫爾極。謂錫之以福。無不各極其至也。時萬
時億。承百福而極言其多也。

四章

神保非言尸也。既曰鼓鐘送尸。又曰神保聿歸。
則非言尸明矣。蓋神具醉。則尸可起。尸既出。則
神當安然而歸也。次章神保是饗。謂神安然饗
之也。三章神保是格。神安然來格也。○祭畢而
徹。宜也。而曰廢徹。何也。廢者置也。莊子廢一于
堂廢一于室

爾雅廢舍也
注舍放置

特牲饋食禮佐食徹尸薦俎敦設
于室中西北隅屏用筵納一尊闔牖戶祭禮所
謂陽厭也佐食所徹置于室以爲陽厭君婦所
徹置于房以燕宗婦內外宗故廢徹並舉且先
廢于徹以見將別陳之與終事之徹異也康成
訓廢爲去似未核其實
五章

信南山

李光地曰大雅雋公劉之篇言度其隰原廼疆
廼理此詩所言正其事也當夏之中葉故推本

于禹功南山謂所陟之南岡非終南也公劉后稷之曾孫此篇所謂曾孫卽公劉也

甫田

此春祈之籥章示曾孫以省耕恤下之仁也故首章曰食我農夫次章曰以穀我士女三章曰農夫克敏卒章曰農夫之慶謂田家士女終歲勤動我坐享如坻如京之積而矜恤可不脩至乎歲取十千經用之式本用二而儲一屢豐年尙出其陳以食農人則荒稷不待言矣利民之

忠上能曲盡如此

不畱失官自竄于西戎至公劉始經田野萬事
草創故就省耕之時而烝髦士若文武成康之
世則士歸于學校賓興有典視學有期不宜就
田間而進之矣或曰曾孫稅止之地若聚教于
黨庠州序之士適歸視其家則亦進而誨喻之
也首章

豳既定遷人聚物豐故宗廟用大牢方社用犧
羊而脩成國之禮記稱天子社稷大牢諸侯少

牢。以此詩證之。蓋三代之達禮也。二章

曰攘者。饁者。以糲食不敢進于曾孫。故強取而嘗之也。三章

大田

此秋報之簡章。示農人以敬上興仁之義也。故飭力戒事。不以爲室家之私計。而曰曾孫是若。望雲喜雨。皆以爲公田之餘潤。而曰遂及我私。至于穉有不穫。穡有不斂。則利及寡婦。卽成周相保相受。相救相賙之典法。皆始基于此矣。次

章言螟蟲不生爲獲神佑末章乃推本于曾孫之禋祀能介景福而農民亦與焉通篇意脈之相貫如此○信南山以下三詩宜作于一時蓋公劉遷豳立君宗定田賦遂作信南山言宗廟之事甫田言春祈大田言秋報其後宗廟之器物漸脩禮儀益詳更作楚茨五經之出惟詩傳于民間之歌誦本無冊籍故漢儒編錄以辭事之盛而先楚茨非以時代之先後次也觀此則諸侯有賜樂亦三代達禮○黃琰曰上取其陳

以食農人而下推其餘以利寡婦上行而下效也。

瞻彼洛矣

絃管雅南樂皆不僭作之者非人則聞者懷淑人而憂傷韎韐鞞琫戎服之常服之者能稱則瞻者知家邦之可保可與孟子對齊王語互證裳裳者華

一見而心寫必其在國之治功四隣之德譽表著之威儀有以大慰天子夙昔倚任之心也。

首章

此章專言車騎之雍容，亦淇澳寬兮綽兮猗重較兮之意也。三章

維其有章，非獨威儀之美，凡行身之有度，制事之得宜，出言之中理，皆是也。此章乃推原其故，以爲君子之無不宜，無不有者，惟其德之充實于中，故發于外者，無不與其中相似也。末章

桑扈之什

桑扈

古字不丕通雅頌不俱當作丕那安也大能歛戢大能戒慎則受福大安也

三章

鴛鴦

李光地曰自瞻洛至此辭義與蓼蕭諸篇相類而篇什不相從以首篇推之則皆爲東都之作可知鹿鳴以下天保答之魚麗以下南山有臺答之蓼蕭以下菁莪答之瞻彼洛矣以下鴛鴦

答之其義皆相似

類升

李光地曰實維伊何設問此類升者何人也故
下以兄弟匪他答之實維何期設問期以何時
來也故下以兄弟具來答之釋其辭意蓋受燕
者所作故以薦蘿自比而卒曰君子維宴則斥
言主人耳爲此詩者蓋所以勸親親如棠棣之
類而託爲兄弟姻親之言其曰死喪無日無幾
相見猶然孔懷原隰之哀也

燕飲之詩而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古人之厚
且誠也。末章

車牽

此宴樂其新婚之詩而所以望之者曰德音來
括曰令德來教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使女子
聽之凜然有責善之意所以和樂而不流宴安
而不亂也

言思季女如飢如渴以其素有賢聲故求爲嘉
耦而來胖合也○夫婦如賓如友雖無好友蓋

男子之謙言也。曰無者，就女子而言。言汝雖無

嘉耦，且當燕飲喜樂也。

首章

能以令德來教，然後安且譽。然後好爾無斃，則聞者可以自省而惕然矣。

次章

禮三月始成，婦告廟而反馬，爲婚之始。恩義未得遽深，故曰雖無德與汝，且歌舞以相樂也。

三章

言少有如我覲爾之心寫者。

四章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以施于夫婦之間，非聖賢之徒不能爲此言也。衆人皆以閨房爲宴私

狎暱之所。不知女子之德。必如高山之可仰。景行之可行。然後可以寄內治。成夫德。男子知此。則僻而傷恩。暱而廢禮者。亦鮮矣。末章

賓之初筵

篇中絕無自責之意。而以爲悔過何也。蓋武公親見厲王之荒耽。不敢斥言。故作懿戒。則曰自警。賦賓筵。則自謂悔過也。古者唯祭與射有飲酒之禮。而于旅也。語或賦詩。以見志。有監有史。孰敢出位而舞。况號呶乎。厲王顛覆厥德。與羣

小荒宴而亂禮之大常武公目擊心傷故託言
飲酒悔過以爲子孫臣庶之戒也蕩之篇旣愆
爾止式號式呼可與此篇相證

功狀也奏中否多少之功狀也大射禮釋獲者
取賢獲告于公曰某賢于某若干純若干奇或
左右鈞是也

首章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尸嘏主人之辭其湛曰樂
以後則祭畢而旅酬之事也各奏爾能謂兄弟
衆賓子弟皆有事也賓載手仇重賓之酬而特

舉之室人入又旅酬之後同姓者又入燕于寢也。以奏爾時燕樂及舉爵之時而奏也。次章

初筵則左右秩秩而後乃舍其坐遷初則舉酬逸逸而後乃屢舞僛僛蓋旣醉而不知其過也。○或曰不知其郵卽謂舍其坐遷蓋號呶屢舞不知郵歷他人之位也。四章

言自言語與人語也。或言及之或因事而發皆由也。匪是則妄且躁矣。末章

魚藻

篇中無頌德語、蓋天子端拱、飲酒樂愷、而有那其居、卽政教之順成、民物之乂安、可見矣。易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蓋九五剛健中正、萬事得理、無爲以俟化成之象也。

采菽

首章言錫予之隆、次章言車旂之盛、示之以來朝之榮也。居寵者不可以驕、故三章言卽事之恭、不如此不足以保天子之寵命、而申固其福祿矣。然天子之于群侯、非徒責以卽事之恭也。

必能殿天子之邦。然後無愧于王朝禮意之厚。
末章言天子能揆度其心而厚錫之福，上下無
猜，優游自得，又所以勸其忠。

黃琰曰：紆之原生于恃功恃恩，自謂無傷而不
知陷于不恭不敬，以啓疎離嫌忌之萌。少事長
賤，事貴皆然，不獨君臣之際宜謹也。三章

爲國以得人爲本，此率從之左右，禮事辨治如
此，所以能殿天子之邦也。四章

黃琰曰：葵者，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臣不敢

紆而君則揆之是以上下能相親也○李鍾儔
曰天子葵之則不特功業之著見者不至掩抑
其力所不周情有可諒與獨盡其心而衆莫之
知者皆得之矣○戾定也凡諸侯憚于朝覲恐
天子不察其心而多求以困之耳今葵之而厚
以福祿優游燕語則可自安定矣○惟盛王之
世朝聘以時貢獻有節禮下以誠四方無金革
札荒然後朝會者能優游而自得此詩人之善
言治象也○或曰天子葵之度其所述之職以

爲命賜之隆殺也能得賢以殿天子之邦則必
以福祿厚之而可優游自得矣亦所以警其不
能者○其始見也齊邀而不敢紆爲天子所予
故終乃優游而自得也

末章

角弓

上兼昏姻此獨舉兄弟昏姻亦外兄弟也雖偷
薄成風而性質之善者尙能寬綽厥心其不令
者遂不知相瘡爲惡德矣

三章

此必當時實事有兄弟爭爵旣受爵而身亡者

故指爲後戒下章老馬爲駒亦然

四章

小人本善攀援而上信用之教祿升木也使汚邪之習朋興如塗塗附也導以不善而下應之速如此如有徽猷則小人亦當革心而與屬矣

六章

骨肉恩薄猶陰雪之沍寒也若煦以陽和則立消矣而上不肯以德意下遺

遺當與相
加遺同義

惟居高

而肆驕慢尙安望涼德之變更哉

七章

苑柳

鄭箋蹈讀作悼。朱註蹈當作神。俱未安。毛傳蹈動也。蓋跳躍則震動不寧。戴記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兼有武厲之義。不敢斥言王之暴虐。而以爲甚蹈立言之體然也。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此詩首言其容不改，蓋因晚近服飾之滛靡，而思先古之素樸也。笠之以臺，撮之以緇，充耳之以石，皆言其素樸也。綢直如髮，卷髮如蠶，言其任質自然而不爲巧飾也。蓋必有華其笠，純其冠，珠貝其璵，短其帶，巧飾其髮，與繼以爲冶態者，故思古而軫懷焉。

下之禮俗一視上之德教，狐裘黃黃，王朝公卿

之服也。瞻其容貌則慢易不生。傳其語言則相與竦動。所以能係萬民之望也。行謂將命而出。歸謂終事而返。一出一入皆能使萬民瞻式。此禮俗所以型也。義見于篇首。故下四章惟述士女之淳風。以致其慨嘆而已。首章

綢謂以纚韜髮也。

綢直由切說文繆也唐風綢繆束薪傳猶纚絲也楚辭蕙

綢注束縛也又他刀切檀弓篇綢練設旒注以錦韜旗之杜爾雅素錦綢杠韜與束縛義同

禮教盛時女無冶容故以纚韜髮直如其髮之本然髮長且多則髻高廣寡而短則髻亦陜削

春秋時衛侯剪已氏之髮以爲呂姜髮及漢以後又有倭墮髻則非其髮之本然矣○狐裘黃黃在上之人士也臺笠緇撮在下之人士也在上者言則衆聞行則衆見在下者言行不可得而詳故第言其服飾也然觀其服飾而其應上之風以成俗者亦畧可睹矣○于士則貴賤並舉于女則獨舉貴者貴者樸素如此則賤者不待言矣

次章

厲與月令厲飾義同言垂帶者有肅厲之容視

民不忼也。鬢旁髮短，不能上束于髻，故以滑物
昵之，使卷如蠶尾之曲而上也。義與綢直如髮
相承，假而如後世之巧飾鬢鬢，則不得直上如
蠶矣。四章

非故欲垂之也。帶之制不改于舊，則自有餘矣。
非故欲卷之也。髮之束不改于舊，則自有燠矣。
正與首章其容不改相應。○必有事或侍尊者，
然後擁佩與紳。若行于道路，則帶之餘者，自當
任其垂。短髮覆額，童女之儀。旣笄之後，自當任

其揚惟古風淳樸一式于禮故有儀可象而令
人有餘思此詩蓋爲以巧飾冶容爭妍者作也
故篇首曰其容不改義貫通篇○于尊者舉容
與言以其爲萬民之望也而每下者亦可知矣
于女獨言髮以面必擁蔽可見者惟首服也

末章

采綠

李光地曰此詩以爲婦人念其君子則意味甚
淺蓋刺居位而怠其職事者故言終朝所采無
幾而已託言歸沐矣或期以五日而六日不見

言身不二
其來矣、狩則發其弓而不張、釣則緼其繩而不
下、而問所欲釣、則魴鱖也、觀者咸料其無成、而
不自警省可乎

黍苗

于黍苗見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于破斧見說以
犯難、民忘其死、

首章曰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時其飢渴、安其舍
宿、恤其疾苦之謂也、此曰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則部伍嚴肅、百度清明、所經之市肆無囂、旣至

而館廬不擾、賦功則勞逸常均、終事則材器無耗、非大賢爲主將、不能及此、四章

隰桑

思賢者告以善道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幸得相見、何不有以謂我乎、我當中心藏之、無日而忘也、與說命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辭義畧同、古人見賢、必期以善言相告、春秋傳、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意正如此、
末章

白華

或曰之子。或曰碩人。何也。三章四章辭意稍寬。可稱碩人。曰無良。曰不猶。曰之遠。而稱碩人。則辭意相悖矣。

天步艱難。言帝位之難履也。雲英覆露。不遺菅茅。王于配匹之際。乖戾睽隔。不可以情通。况疎遠者乎。是以歎天步之艱難。而憂其不能似先王之有終也。○人君所踐者天位。故云天步。次章

縣蠻

此詩似宜作興、道之云遠以下、謂作鳥言、難通、言已中路徘徊、無所依歸、不如鳥之隨處可止、而思有力者、或哀其窮而扶翼之也。○李鍾儁曰、微賤勞苦之人、當載飢載渴之際、而其爲詩、飲食之外、卽望教誨、古人之不敢自輕其身如此。

漸漸之石

王師東征、必淮夷徐戎之故、其地平曠、絕無連山峻嶺、蓋取道于嶠函、懼陰雨不能出谷也、故

言言利
二
分之二
三
曰曷其沒矣蓋望山川之沒而得履平地則雖
雨尚可以駐師也謂深入所征之地而不得出
似難通

茗之華

李鍾僑曰周之隱民至于鮮可以飽而方是時
權門姻亞有粟有屋旨酒嘉穀以樂親賓者自
若也舟人私人裘熊羆試百僚者自若也皇父
作都車馬屬路遷載多藏者自若也民所以鮮
飽端由于是矣譚大夫但見西人之子粲粲衣

服豈知瞻三星歎牂羊者。比戶皆然哉。雖欲不
亡得乎。

何草不黃

詩之作時代雖不可考。然如都人士必東遷以
後之詩也。謝邑之營。白華之賦。經傳可徵。至漸
漸之石以下三篇。則爲厲王之詩無疑也。幽王
溺于嬖寵。至舉烽火以爲娛笑。豈復能力征東
夏。經營四方。厲王之世。則四牡騤騤。靡國不泯。
觀苑柳之刺。則上逞其威。而民窮于無告可知。

矣。○周官大師教六詩。風雅頌體制各異。今雖無考。但以辭意求之。國風正言美刺者甚少。其餘多比物連類。含意離辭。隱躍不露。使人諷詠流連而自得之。小雅正言其事者多。隱而不發者少。然其音節或近于風。如都人士之什是也。大雅則直切明著。與風謠絕不相類。其義之可別者如此。

何日不行。自謂也。何人不將。謂他人也。

首章

何人不矜。無人不可哀矜也。○三代聖王不得

已而後用兵卽遣戍命使必曲探其情哀傷慘
怛不啻在已蓋以人道使人也戰國以後暴君
賊臣糜爛其民視之不異禽獸矣至曹操渡兵
以老弱填沮陂符生謂下民有罪天生虎狼助
朕殺之更非人理所有故曹之子孫宗族多戕
賊于亂臣符生年二十三身遭殺戮無留種蓋
人事無出而不反者卽天道之無往不復也

次章

朱子詩義補正

方望溪先生著 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二章三章言文王德能載周以及子孫黎獻又
恐嗣王以祖德爲可恃而不知反求諸躬也故
四章五章言商之孫子非不衆多而忽焉臣服
于周殷士非無膚敏者而今乃裸將于京六章

前四句、欲王脩德以求福。所以終二章之義也。
後四句、欲王鑒殷以凝命。所以終四章五章之
義也。○二章言令聞。七章復言義問。非名之爲
貴也。蓋德之誠。無不形。政之善。無不應。聖人感
人心。享天心之實。于是乎見之。

衆人之生也。滑昏。故其死也。智氣亦隨時而散。
若聖賢豪傑。則清明之氣。發揚于上。實有在天。
陟降之理。名公亦曰。殷多先哲。王在天。非謬言
以欺衆也。春秋傳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聰

明正直、純一而不雜、則其智氣不散而爲神矣。

○周之德大顯、故帝命大以時集也。

首章

○身歿而令聞不已、由其生之亹亹也。亹亹者何、敬以緝熙也。惟其生也敬以緝熙、所以旣歿而於昭于天也。○古聖賢相戒相勉、必以令名。周公稱文王令聞不已、而先之以亹亹、蓋非至誠無息、則道有時而離、心有時而怠、令聞亦應時而殞、人心之直不可枉也。械朴之詩亦曰、勉勉我王、聖人生知安行、猶終其身以亹亹、況下學。

乎。○周頌陳常于時夏，尙書君奭率惟茲有陳，皆謂敷陳治教也。言文王陳治教以敷錫于庶民，故能載周以至奕世也。○陳錫哉周，春秋傳作載周，義更切。○凡周之士，亦世世大顯。次章

○文王小心翼翼，故其謀猷亦翼翼，而足以長育人材，蓋典法既可爲儀式，而教化實通乎陰陽，故奕世生才之盛如此。觀春秋國語士大夫言語氣象，可想見成康之際，周士丕顯之實。○厥猶翼翼，言所謀之深遠也。諡法思慮深遠曰翼。

○惟此章及大明韓奕二詩內丕顯若以爲不義不可通。三章

○人心肆則物欲交而本體之明息。文王惟敬故能不息其明。○四章五章言殷之子孫群臣服事于周者。卽前車之鑒。似無天絕商之禍及其子孫。又及其群臣後嗣之意。四章

○李鍾僑曰。呼王之蠹臣而告之。欲蠹臣時以此意警迪王心。又使王知不能以畏天法祖相勅者。卽非蠹臣而凡爲王臣者。皆知休然爲戒也。

○繼世之君所以恣睢于民上者往往以祖德爲可恃。天命爲可常。無念爾祖。言無專念祖宗之德。以爲可恃也。觀下章辭意可見。五章

○言無念爾祖。但當自修其德。苟能常言配命。則多福自己求也。若專恃祖德。則殷之先世聖賢之君六七作。方其未喪師。尚克配上意而亡也。忽焉可不鑒哉。下章復云無遐爾躬。正謂祖德不可恃也。自五章後俱此一意相貫。六章

大明

○昭事上帝、以受四國、則文王之德業備矣、然後
追述初載之嘉禮、言之體也、首章言天既遐終
殷命、故篤生文王、而終之以受方國、四章言天
命既集于文王、故篤生武王、而終之以伐商而
有天下、言之序也、言文王之生、並詳大任之作
嬪、言武王之生、並詳大姒之續女、以見周家奕
世內主外主、皆有聖德、而天命非偶然也、

○惟所稟之氣、純一而不雜、乃能生聖賢、周公推
原文王之生、實由大任、王季維德之行、是謂明

於天地之性可爲凡爲夫婦者之法戒

○疑倪天乃有莘國君之號猶衛風所謂東宮之妹也蓋大姒嫁于倪天嗣位時故稱妹而男女異長故又推本于先君而曰長子襄十二年春秋左傳先王之禮辭有云無女而有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適女是也但三代以前無敢稱天以爲名者而多名夫豈天乃夫之譌歟○不顯其光言物采儀容之盛也

五章

○武王伐商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商人倒戈以

開周師、則衆心之和可知、故曰變伐大商、六章
○師陳牧野、尚以天命自度、非周公不能知武王
之心如此、蓋與湯之惟有慙德同也、武成癸亥
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義亦類此、曾鞏云、紀二典
者、亦皆聖賢之徒、雅頌之文、非後世文人學士
所能措意也、

○尙書武成篇、但言前徒倒戈、而不言周師之盛
威、但言一戎衣、天下大定、而不言商辛之自殞、
雖紀事之書、務道其實、而終有所不敢言不忍

言也。至此詩則上帝臨女，特言萬衆之同心，尚父膺揚，歸于軍帥之奮武，無一語及克商之事。而第曰會朝清明，聖人敦仁畏義，言不過物如此，可徵楚詞列擘紂躬，史記懸首大白，皆野人之語。七章末章

繇

○民之初生，追敘不窋竄荒，公劉徙豳，若顛木之有剪芻也。○公劉館豳，依京，宮廟既成，俾筵俾几，至古公而陶復陶穴者，中葉式微，狄人侵迫。

遷徙無常也。首章

○周人苦狄久矣，太王必久知岐陽之可居，故一朝避狄，遂定遷而卜築焉。非倉卒出奔至周原而漫止也。○爰始爰謀，欲經始于岐下，而與衆謀之也。三章

○廼慰乃止，慰勞其從遷之衆，而使之止息也。○慰，初至而撫安之也。止，暫休于其地。廼左廼右，始列定其居址也。四章

○凡遷都者，必先作城郭宮廟，然後辨鄉遂，經井

牧大王遷岐，乃迫于狄人，衆繁而相從，以民居
民食爲急，故相其陰陽，以分左右，畫其疆理，以
治田疇，庶事既周，而後營宮室廟社也。五章

○削屢者，上版築畢，則脫去下版而上載之，其版
屢斬也。六章

○此章包大王既遷，並王季嗣立後事。七章

○此大王定遷，王季勤家，文王繼世之初，所同然
也。至昆夷駘喙，則國勢漸張，虞芮質成，然後其
興也勃焉。

○幽之土地雖美、而巘岡隰澗、無高山大壑、以爲限隔、其未闢也、狄人不知、及公劉興作、數世以後、人物繁庶、乃羨其利而來爭、幽在岐山之北、而周原在岐之南、高山天作、道雖通而險則可據、有林樹以爲阻固、故昆夷復來窺伺、則見山高林深、守禦已備、雖欲馳突、而力不能勝、故退而喙息也、八章

○曰俱當作日、予謂周家、猶史稱本國爲我也、古人文字雖奧、其義未有不順從者、突以予曰起

之頗未安貼。蓋言國勢興起之後。我周人材日以衆多。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人。漸次以備也。
末章

械櫜

○無君行獨先。而師徒繼至之理。文王爲方伯。及

之者。屬國會討之師耳。

文王伐崇亦云同爾兄弟

方伯徵兵

可備六軍之數。必殷之舊典。或文王之憲令。實然。前二章皆稱辟王。而此曰周王。正以顯其爲屬國之辭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內事則俊髦

林立、外事則屬國景從、皆文王作人之效、三章

○文王化行南國、康誥曰、越我一二邦以修、酒誥亦曰、厥誥毖庶邦、庶士則屬國君臣、聞文王之化而興起者多矣、此章曰、周王壽考、則所作之人、不惟國中之髦士明矣、四章

○此章似可作比而賦、其卽指文王、若曰、如追如琢者、我王之文也、如金如玉者、我王之質也、末章

旱麓

○先王之德教、從容漸漬、能盡人之材、使各極其

所至猶鳶之飛而極于天、魚之躍而自得于淵也。三章

○此章與前後義不相屬、疑他詩錯簡。四章

思齊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文王亶亶、勉勉之實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緝熙不已之實德也。三章四章

○入、義理入于心也。古之君子、睹盤盂几杖而謹其德、觀風雨露雷而知爲教、所謂不諫亦入也。

四章

皇矣

○周書屢稱自奄，孟子亦以伐奄與誅紂並舉，則二國疑謂商奄。首章

○天立厥配，立周邦以自配也。周書罔不配天，其澤又曰：「今天相民作配在下。」蓋王者對時育物，繼天立極，乃天之配也。下章帝作邦作對義同。○木已死者則拔除之，叢生行列而非良材，則修治其密蒙，削除其礙塞，糜柘可適於用，則芟

剔枝格、使得遂長、其別如此、

次章

○李鍾僑曰、因心順泰伯以天下讓之心也、泰伯心知大王欲傳國于文王、以篤周之慶、故王季因而成之、所以篤周之慶、卽所以體兄之心、所謂因心則友也、下文錫光受祿、以至於奄有四方、乃因心之証據、下章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皆友兄篤慶之實事、

三章

○察是非與分善惡無異義、克類爲能盡其義類也、與克明有淺深詳畧之別、○記云、能爲長、然

後能爲君，蓋有大小之別。四章

○兵者，毒天下之器，惟聖人用之，然後可以封天下，使少有畔援。歆羨，則無以答天下之望矣。然畔援歆羨，非優人聖域者，不能絕。故將言遏密而先之以誕，先登岸，蓋遏密而庇阮，迹近於畔援，分疆而度，原意似有歆羨也。○文王伐密，據其陵阿，罍池迹近於畔援歆羨，而揆之天理，則若循岸而登。文王伐崇，是伐是肆，是絕是忽，豈徒張大於聲音顏色，而揆之天心，則爲順帝之

則故皆以帝謂明其義。○將言伐崇先之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以恒情言則連兵以伐仇嫌修舊怨滅國而築邑事類專行文王則惟知帝則宜順此類皆若不識不知也。張子云文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朱子則謂此處要說文王無意出做事不得我陵我阿無飲我泉分明據有其地自是大段施張了。周公再稱帝謂以明之而順帝之則蔽之以不識不知蓋惟公能深探文王之心而善言其德行也。○天之立君

以安民也。故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聖人渾
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故行事皆明白直截，
無所回護。如崇侯虎爲三公，又紂之寵人，設請
命伐之，紂必不許。而文王不聞以擅興爲嫌也。
虎雖有罪，餘裔豈不可建置？而遂作豐邑，密人
侵阮徂共，遏之足矣。而遂作程邑。詩人美之曰：
我陵我阿。我泉我池。不聞以攘奪爲嫌也。文王
猶有方伯之命，至湯之征伐，又曷嘗受命於桀
哉？聖人以天自處，見天下之亂，非已不能平。蒸

民之生、非已不能定、故非常之事、行之如日用
飲食、無有疑貳、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
天時也。此詩三言帝謂、若天諄諄然命之、其義
深矣。○後世如劉虞、朱、儁、皇甫嵩、操、得爲之勢、
而自潔其身、以致喪身亡國、人皆惜之、然非聖
人不能行權、世變愈下、設冒不韙而無成事、悔
豈可追、故無湯文之德、則三子所守、不可易也。
五章至八章

○辟廱之作，敘於圉沼之後，何也？其作之本有先後也。步三辰，序歲事，觀妖祥，辨雲物，以降豐荒之祲象，乃民事所最急，故作豐之後，經始於靈臺，其下圉沼乃天作而地成者，非先營圉沼而後及辟廱也。以其地在郊野，諸侯之大學在郊，觀望廣博，水流環匯，宜爲澤宮，故因作辟廱以習樂而教士焉。其制爲前此所未有，故其後遂以爲天子之大學，而侯國不敢同於靈臺。曰經始，則辟廱之後作可知矣。

下武

下宜作卞首章

○李光地曰、德配三后者、由其能思世德而求以合之也、二章

○李光地曰、孝者、百順之本、則而式之、則所以應一人者、皆順德矣、○昭哉嗣服、言武王所以繼嗣三后之事、昭然可見也、下章昭茲來許、承此言武王所繼嗣先王之事、卽所以昭示子孫也、文義與周書明我新造邦相類、蓋後人能嗣服

先王之德，卽先王之明，茲來許也。

四章

文王有聲

○前後四章，稱文王武王，中四章，則曰王后，曰皇王，何也？作豐之後，幾有易侯而王之勢矣，故特稱王后，著文王乃追王之稱，而當其身終守群后之臣節也。天子以諸侯爲屏翰，四方攸同，而曰王后，緇翰，則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實見矣。文王之化，未被於東方，而曰四方者，自岐周以東，皆東方之國也。至武王然後禹迹所掩，自西

自東莫不賓服。故稱皇王以著其奄有四方之實。兼明文王功德雖盛。仍然殷之侯伯也。詩人之稱名。雜而不越。義意各有所當如此。○楚辭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有畜積而發揚之義。烝當以此訓。

○史記文王受命。稱王之說本此。不知此謂受西伯專征之命耳。至武王乃稱皇王。則文王受命稱王之誤。卽此詩可証矣。次章

作豐以配岐周之故邑也。三章

○武王克商見於大雅者二、於緜曰會朝清明、此篇則曰皇王維辟、蓋自後人言之、則曰順天應人、曰誅獨夫可也、而周之子孫、則難乎其爲言、而於其事終若有所諱、仁之至、義之盡也、以是知泰誓武成、不可盡信、非孟子之知言、不能及此、五章

○文王、侯國也、故辟廱在郊外、此曰鎬京辟廱、則定爲天子之大學、而建於國中明矣、六章

生民之什

生民

○蘇洵云、毛公傳、鳧鳥降於祀郊禴之後、履帝武
爲從高辛之行、及鄭箋出而後有吞卵踐巨人
跡之說、吞踐之事、史記始載之、當毛公時、未始
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
信遷、此定論也、此詩所謂居然生子者、蓋雖從
高辛之行、而實無人道之感、故以爲災異而棄
之、稷之生、不坼不副、無菑無害、異於常人、在上
帝乃所以顯其靈也、而高辛姜嫄、則疑上帝之

不寧。禋祀之。不康。故既棄而後收之。以此爲說。則無害于理。而于詩之辭意。亦前後相貫。無所違背。○古者九黎三苗。合祭天地。顓頊帝堯。遂以爲亂德。而加戮焉。郊之祭。尊無與配。故主曰。而配以月。以月配日。非配天也。五代郊祀配天。必先祖有聖德者。故舜舍瞽瞍。而郊堯。鯀之得郊。有以死勤事之功。而議禮者。猶有憾焉。禘氏配天。瀆亂不經甚矣。其說始于呂不韋月令。以大牢祀於高禘。然未嘗有郊禘之號也。周官儀

禮戴記春秋內外傳百神之祀詳矣。月令而外。別無及高禘者。則或爲秦人創舉之祀。或爲呂氏欲立而未立之祀。皆未可知。至漢毛公生民玄鳥詩傳。始云姜嫄從帝而祀于郊禘。又云簡狄從帝而祈于郊禘。蓋因月令以禘爲祈子之祀。天子與后偕往而生民之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又曰。履帝武敏歆。則爲禘祀可知。故有從帝而祈于郊禘之說。然謂之郊者。不過謂其兆在郊野。未嘗有配天之說也。至鄭志焦喬答

王權始云祿氏祓除之祀位于南郊以玄鳥至
之日祀之然其禋祀乃于上帝也又曰契以前
祭天南郊以先祿配之蓋因詩稱禋祀而附會
爲祀上帝因毛傳郊祿而附會郊爲南郊郊祿
爲祭天于南郊以先祿配之其實周以前何嘗
有祿祀生民之詩所云以弗無子者亦何嘗爲
祈于先祿哉世本及譙周古本因云伏羲制嫁
娶之禮旣用之配天其尊貴先祿當是伏羲蓋
因祿氏配天義不可通又從而爲之辭然其謬

愈甚矣。伏羲制婚禮，遂爲先祿，則燧人氏火食，宜爲先炊。何乃爲老婦極卑之祭乎？至鄭孔謂後王立高辛爲祿神，尤無義理。毛公詩序，朱子承用未改者，僅十之二三，然終悖戾而不安，貽誤後人如此。○朱子云：此詩未詳所用，豈發爵賜服于祖廟及祈年之祭終事而燕，則歌此以昭受命之原，兼示奕世載德，不忝前人之意與？○甫田及此詩，攸介攸止，俱當訓介爲助。姜嫄從高辛之行，蓋爲助祭。曾孫親履田間，亦爲助田。

畋勞農也。首章

○李光地曰：腓者以足煖之字者以乳食之。三章
○黍稷稻粱上古卽有之故包以黃茂而不舉其
名頌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則荏菽麻麥之類
堯時始有故后稷童而蓺之至秬秠糜芑則必
稷爲農師天始降此嘉種故又別言之也○恒
常也自降種以後常如此也。六章

○烝之浮浮以上后稷肇祀以後先公承祀之常
也載謀載惟以下乃既有天下始定郊廟之禮

故以更端之辭別之。記曰：殷人尙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至周尙臭，然後灌用鬱鬯，臭陰達于淵泉，蕭合羶薌，臭陽達于牆屋。此宗廟之事，所以惟舉取蕭祭脂也。自夏及商，稷與勾龍同祭于社，周有天下，然後郊祀后稷以配天，郊祀必先犯軼，載燔載烈，燔柴以升其芳烈也。以興嗣歲，則爲冬至圜丘之祀明矣。于豆于登，明帝牛實柴，而稷則兼有豆實羹獻也。義法謹嚴，無一言虛設，是謂聖賢之文。○惟思也，記所謂虛中。

以治之也。載烈卽以燔柴言。如謂炙肉則宜曰載炙。○蕭脂以達氣。豆登以薦實。皆稷祀也。祭天則惟燔柴。故補敘稷祀。而後總言炳蕭燔柴以升香之始。上帝已居歆。帝歆則稷不待言矣。惟仁人惟能饗帝。孝子惟能饗親。必平時無罪悔。而後當祭能昭假也。○臭卽謂其香之升者。言何以氣臭之升。遂可信上帝之居歆如是乎。蓋后稷肇祀以來。先公先王皆能明德以薦馨香。而無罪悔。故可信神之不吐耳。七章八章

行葦

○朱子疑此爲祭畢而燕之詩。然祭畢豈能復行射禮。東萊呂氏主王肅燕禮之說。然王燕群臣國賓同姓。雖有與者。而不咸在列也。文王世子篇載公與族食之禮。又有公與族燕之禮。此其樂歌也。蓋王有嘉禮。或宗后眉壽。王族慶賀。自宜獨燕。而異姓不同爾。

○二章以後所言。不過几筵爵竿薦羞歌嘏之事。故揭其義于篇首。而曰臧臧兄弟。蓋雖角弓刺。

興之後。豈遂無燕射之儀。獻酬之節。所難者。相視。戚戚之誠意耳。○戚戚兄弟。猶哀哀父母。使聞者惻然有隱。首章

○舍矢既均。謂每耦四矢皆發也。訓皆中。尙未安。
三章

○王與族燕。雖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而王與父兄齒。如先王先公。實式臨之。故稱曾孫。○父兄耆德。能以善道引翼主人。庶幾同享壽祺而獲景福也。○父兄子弟所望于主人者。戚戚之

言事親二
仁。曾孫所望于父兄者。則引翼之義。末章

既醉

○首章祝以福壽。二章進以昭明。三章期以令終。蓋非清明在躬。則雖壽考而非景福。甚或不能令終。穆眈之末路。詩人若先見之矣。首章至三章

父兄所祝。至高朗令終而止矣。嗣子之象賢。後官之令淑。非群下所敢言也。故假於公尸以出之。欲孝子之不匱。則作則不可不先矣。欲女士之觀型。則身教不可不謹矣。且是皆天之所爲。

也。克享天心。亦惟王公之昭明高朗而已。王季大任。維德之行。文考所以篤生也。先公先王。奕世載德。徽音所以常嗣也。雖善頌善禱而規勉之義。已具其中。三章至末章。

○大雅樂章。若作于武王時。則皆先公之尸也。卽作于成王時。被天子之冕服者。亦惟武王一尸而已。故統稱公尸。而卷阿亦曰。似先公適周公。召公。善體武王之心。而曲盡其義。于茲可見。三章○觀魏晉以後。亂亡之國。子孫后嬪。死亡奔迫。汚

辱之慘始知室家之壺卽如天之福也秦漢已
後亡國子孫無不被其災者周人雖遇暴秦之
阨不過其君稽首獻地仍號南君以守先祀皆
文武周公盛德所積而詩人所謂永錫祚胤者
早信其理之必然矣

六章

○五章言天錫以善六章言所謂善者在錫以祚
胤七章以胤起之而天被爾祿以下皆言祚也
八章以祚起之而釐爾女士以下皆言胤也蓋
有子孫而不爲天命所附有天命而子孫不賢

皆不得爲善

七章八章

假樂

○首章言受祿于天而先之以顯顯令德次章言
千祿百福而繼之以率由舊章三章言受福無
疆而先之以率由群匹末章言燕及朋友而先
之以之綱之紀言民之攸暨而先之以不解于
位皆頌不忘規之義蓋人君所以受祿于天者
在宜民宜人所以宜民宜人者在修德于身所
以修德于身而宜民宜人者又在法祖任賢而

修德法祖任賢皆不可以始勤而終怠也故必
不解于位然後綱紀常明而臣民悉協焉

○能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所以宜君宜王也

次章

○能率由群匹所以無怨惡于民也古者君視其
臣如等夷疇匹周書曰偶王在亶又曰矧惟若
疇又曰大史友內史友所以內下交而民情無
所壅遏也

三章

○君之所以燕其臣臣之所以媚其君者莫大于
息民而民之所以息者則在不解于位不解于

位。乃。後。世。人。臣。所。爲。犯。顏。苦。口。以。諫。其。君。人。君。所。爲。束。縛。譴。訶。以。責。其。臣。者。而。詩。人。以。爲。燕。及。朋友。媚。于。天。子。真。聖。賢。之。言。也。未章

篤公劉

○次章于豳斯原。豳之舊邑聚也。曰旣庶旣繁。其居人舊已繁庶矣。曰旣順乃宣。而無咏歎者。居之者安。故無愁歎也。三章則于舊聚之旁。更得連岡大原而謀遷。蓋曰逝彼百泉。瞻彼溇原。則非前所相之原明矣。曰迺陟南岡。則非前所陟

之嘯明矣。曰乃覲于京，則非舊聚之正明矣。于時處處暫止其地也。于時廬旅寄寓而謀遷，卽卒章所謂于幽斯館也。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商度經理所宜也。四章言定居于京，成宮室而享廟立宗。五章言疆理井畝，定軍制立稅法。卒章復總前章而言之，其次第如此。

○順者，其民從教宣者，地勢爽塏，民氣無所壅遏也。次章

○民居宮廟既定，而復京其岡何也？蓋地邑民居

必參相得此營度於野外耕桑之地也欲疆井
畝必先正其方相其陰陽向背觀其水泉輸委
然後可以辨樹藝之所宜溝澮之所湊末章總
敘始終曰止基乃理謂先定邑屋而後經田野
也○李光地曰西方負山少見夕陽則居人苦
寒故又度其有夕陽者以定民居起下章作室
之事也五章

卷阿

○後六章俱以得賢爲義老臣之輔幼主其所慮

者深矣。人君偶親燕游，則群小思導以荒樂。久之將喜側媚，惡正人，必使與有道士居，乃能樂而無荒。前四章雖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然首章述陳戒之因，次章至四章皆曰：「俾爾彌爾性，則隱然有懼於不終之戒矣。」曰：「似先公適，則知負荷之難。」曰：「百神爾主，則知監觀之赫。」曰：「純嘏爾常，則知凝命承休貴于有終。」亦履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之義。周公作無逸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

游于畋。又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
天攸若。二公之用心。凡爲大臣者所宜永監也。
○宛丘之詩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蓋習於燕游。
則易喪威儀。而損聞望。思及于四方爲綱。則知
慎德隅以收聞望。而燕游恣心之樂。不戒而自
止矣。六章

○藹藹所以形容吉士之氣象。猶所謂藹如也。○
以吉士而媚于天子。則無側媚之患。七章

○承君之命。而思媚于庶人。則必能輔其君以欲。

從人矣。八章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污亂之朝，則賢者不處也。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賢士之生，所以陶冶而成之。亦在君之德教也。國語曰：夫周高山廣川大藪矣，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爲魁陵糞壤溝瀆，亦此義也。九章

民勞

○民勞不能康，中國不能惠，四方不能綏，則王亦不能定矣。而致此者，則詭隨與寇虐之小人也。

人非無良。未有能昧其本心而詭隨者。其初不
過務爲容悅。而終將無所不至。君德以敗。國勢
以傾。醜厲甚矣。然小人每善於繾綣。使人君始
則墮其術。而不知終。則樂其便。而難舍。初之不
謹。必至于縱。而不可制矣。寇虐之人。不知天命
之可畏。以爲民憂。恣其姦慝。以敗正道。其勢一
成。正道盡爲之反矣。故遏之尤不可以不早也。
爲王所親信。而不能謹詭隨。遏寇虐。以爲王休。
是自棄其勞也。然善惡各以類聚。不能近有德。

則志昏欲蔽必漸溺于詭隨寇虐之小人而不
自覺矣。綏四方爲民述定我王所任之弘大如
此而以小人當之不早自戒何以無負于王之
尊用乎。

○蘇氏謂詭隨者將悅其君以竊其權而爲寇虐
誠亦有之然小人之心大率有二其詭隨者專
務容悅以便其身而不顧國家之患是爲柔惡
其寇虐者天資殘忍以殃民仇正爲得志是爲
剛惡若詭隨以竊權而寇虐以殃民仇正則奸

人之雄禍世尤劇察之尤不可以不早遏之尤不可以不力也○李鍾儔曰詭隨之人工于讒諂每竊威柄于上寇虐之人長于擊斷每恣培克于下二者若聲勢相倚則詭隨者爲腹心寇虐者爲爪牙若易地而處則詭隨者亦能作威寇虐者亦或善媚然性資不同雖不善人之中亦或有能有不能故詩人分言之

首章

○小子不宜已有成勞詩人欲其聽諫而改前行故曰無棄爾勞以善誘之凡小人自結于君趨

承必謹、細故必親、以冒忠勤、謂之勞可也、集傳云、棄其前功、似未安、次章

○式用也、王以大任付之、則用之者宏大、難于負荷也、四章

板

○國語稱幽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近頑童固窮、民勞及此篇、皆以小子之暗昧爲憂、必幽王時作也、厲王暴虐、榮公專利、二詩無一語及之、則非刺厲王明矣、作者故舊大臣也、不大

諫于王而諄諄爲小子道之何也。幽王裂繒舉烽以悅褒姒則不可與明審矣。小子無知若聞人怨天怒一旦改悔而勉從老成之言則國事尙有救。王心亦或可回。且明言民之不安天之方蹶方濟以規王之幸臣則流于王聽可知。童昏不可任乃天下之公言視面折廷諍而更切矣。

○上帝謂王也。王棄老成善類而比頑嚚小童盡反常道不可斥言故稱上帝猶蕩所謂疾威上

帝其命多辟也。○靡聖管管，必一時不學無知之小子，以聖人之道爲迂拘而不足信，如原伯魯不說學，秦檜謂論語乃孔子立教之言，不得不然，未必能實實躬行是也。首章

○自古小人私欲旣得，則欣欣然。雖大難將及而不知，昏惰自便，則沓沓然。雖禍幾蹶動而不改。故再以無然警之，辭非辭令，卽謀事之言也。小人爲謀不遠，而聽他人之言，又忌其不自己出，不能和衷以酌之，悅懌以受之，朝論不和，則無

以酌乎事理之安。而民受其病。故必辭之。輯懌而後民乃洽。莫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謀一于天理。則辭必輯。民必協和。所謀卽乎人心。則辭必懌。民必安定。言之湛湛。聽之囂囂。道不同故也。王惟小子是信。此出話所以不然。爲猶所以不遠也。次章

○善人之益人國。以其言與謀也。言則不聽。謀則不從。尸位而已。民之呻吟。非無策以起之也。而莫敢揆度者。料不見用。且生忌嫉也。如此則喪

亂何所資以平。蒸民何由被其澤哉。○喪亂所資以挽救者。善人也。今載尸而莫敢葬。則蔑所資矣。五章

○牖所以通明天之牖民。言天與人之相通也。如堦如筴。氣至則應也。如璋如圭。可執以爲信也。如取如攜。必得而無疑也。承上文言天心雖甚疾怒。而與人事感通。亦甚易。衆人不知畏天。或憲憲而喜。或泄泄而怠。或囂囂而傲。或詭譎而戲。或蹻蹻而驕。或夸毗而誣。所謂多辟也。君人

者豈可更立辟以導之哉故下二章繼言謹德敬天之事言能修德以事天則怒可回難可已也○人君修德以致福如取如攜其受益也非天有心以益之惟其能自取攜耳

六章

○遠猷不用善人載尸則無以爲藩矣下民卒瘁般屎莫葵則無以爲垣矣諸侯皆貳王臣離居則無以爲屏爲翰矣內寵並后宗子將傾

此詩必宜

曰將廢時所作

是有城而自壞之也幽王至是爲獨夫

矣惟任頑童而棄善謀故至于此○李光地曰

藩垣屏翰皆爲城而設者而君則城也懷之以德則四者皆安矣若藩垣屏翰之俱傾城能無壞乎當此時孑然獨立豈不可畏也哉

七章

○前四章皆曲喻小人望其悔心之萌也而嚚嚚蹻蹻旣置若罔聞故五章嘆善人之載尸憂喪亂之蔑資六章陳牖民之孔易戒導民以立辟猶冀王心之一悟焉終則以人心盡離天監可畏俾王知必凶于爾國小人知必害于爾家其語益寬而其義愈切矣

七章八章

卷之六終